

從禪宗的傳法心印中印證佛心○印(上)

——無極禪心

胡春業

內容提要：禪宗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宗。禪宗得法緣起，一脈相傳的是佛的心印。《大智度論》云：「得佛法○印教，通達無礙。如得佛玉印，則元所留難。」得佛法○印教，就是傳承了佛的心印。禪宗法脈始自世尊「拈花微笑」，至中土六祖傳法心印，皆是直指佛法○印教，其傳承全在佛心○印。三藏十二部文字都是佛心○印的注解詮釋。佛語心宗心即禪，無門法門處處門。一切無立，一切無依，唯印契佛印○心印，一超直入大乘的一實相印，方是正法眼藏。唯至諸佛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境界地，方契第一機！

關鍵詞：（禪宗 佛心○印 如來藏 無極禪心 正法眼藏）

一、世尊「拈花微笑」綻顯佛心○印——無極禪心

禪宗的開山祖師雖說世印土的菩提達摩，但在印土，此宗的法門簡直是若存若亡，並沒有開宗立派。而自從達摩祖師在蕭梁時代將禪傳入中國，卻是風起雲湧，自成一宗，盛行於南北各地。乃至於佛教衰微的今日，而中土名山古剎，猶有流風未泯，遺教堪尋。若從達摩祖師而上，推求他的授受由來，禪宗得法之緣起，即最初的一傳（在印土已有二十八傳）源自靈山會上世尊「拈花微笑」的公案。

公案原文：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載：靈山會上，佛告大眾：我不久當涅槃，諸大眾意有欲問法，自爲問。爾時梵王以金光明大波羅花獻佛，捨身成座，請佛開演未曾說最上大法。如來坐此寶座，但拈蓮花，無說無言。與會大眾，皆止默然。唯長老摩訶迦葉，廓然破顏微笑。佛即告言，是也，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咐囑摩訶迦葉。

那時涅槃會上佛拈花示衆，會中大眾均未能解。

唯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佛而因語：「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咐囑於汝，汝當善為護持。」斯即禪宗開宗明義第一章。這便是禪宗以心傳心，不借言教，迴絕言思，不假諸言說文字，以佛乘密證的法音直指法界心源，使開示眾生頓悟頓同佛體，得佛法○印教，一超直入大乘的一實相印。如得玉印，通達無礙。當體透露而直趣於諸法的實相：非空非有，非色非心，頓絕百非，橫超四句，離言離相，離心離緣。由此可見，禪宗得法緣起直至達摩祖師，一脈相傳的是佛的心印。

佛陀在靈山會上，直接將超越一切文字，不可思議的最上乘如來清淨禪之智慧心法——無極禪心以拈花示眾，無言無說的方式傳授給摩訶迦葉。這種示現，對於那些執迷知識學問，不能真正超越內心認知障礙的迷人來說，無疑是堪以促令猛醒的一記響亮的棒喝。

在拈花微笑這段公案中，大梵天王請佛說法，佛陀拈花而示，為何萬眾默然，唯摩訶迦葉一人獨悟而破顏微笑呢？

須知佛陀在將臨入滅之前，說法度生四十九年，座下弟子中，已入聖流乃至證得滅心阿羅漢的聖者無數，包括該法會的請法者大梵天王，更是娑婆世界之主，具足大神通，大能力，為什麼佛陀拈花示眾時，這些眾多

弟子，都未能獲得同摩訶迦葉一樣的領悟呢？

這是因為摩訶迦葉早在佛陀拈花之前就長年精進修行佛法，苦修禪定。早已做到「意根坐斷」而被佛陀贊歎為「頭陀行第一」。佛陀在《楞嚴經》中曾有介紹：「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所謂「久滅意根，圓明了知」就是《楞伽經》中所說的「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只有完全「意識滅盡」才能「意根坐斷」；而且也只有「意根坐斷」才能真正徹底開顯自性無極如來藏光明藏體，回歸本來清淨正覺的無極光明禪心。

在靈山會上，摩訶迦葉所以能夠因佛陀拈花示眾而有所領悟，得到佛陀於經教之外特別傳授的實相無相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原因就在摩訶迦葉對身心認知障礙的超越程度以及事先對於自性無極如來藏光明藏體——無極光明禪心的開顯。由於摩訶迦葉「圓明了知」的就是佛心○印——無極禪心。所以世尊「拈花微笑」綻顯佛心印——無極禪心的時候，摩訶迦葉當下與佛陀心心相印。這是為什麼靈山會上為何萬眾默然，唯「久滅意根」的摩訶迦葉一人獨悟而破顏微笑的關鍵密意所在。筆者概曰：

世尊拈花靈山會 迦葉微笑付佛法
正法眼藏涅槃心 實相無相妙法門

不立文字教外傳 曰祖師禪般若慧
直指佛法○印教 無極禪心迦葉見
不生不滅無一法 大明空覺正遍智
迴光返照覓真如 密在汝邊速承擔
不一不異根塵識 不即不離五蘊身
空假不二中道義 圓明了知會心笑
情與無情共一體 處處皆同真法界
佛語心宗無極禪 無門法門處處門

二、達摩為中土禪宗的開山祖師

當達摩祖師未來到中國以前，中土已早有禪學傳入。後漢時代，就有位安世高長於禪，所譯禪學經典在十種以上。還有姚秦的羅什等高僧都翻譯了不少的禪經。同時一般學者也多修習禪業。何以本宗卻奉達摩為中土的開山祖師呢？

在這中間，當知這個「禪」字，實有幾種界說。今天避免蕪雜起見，且借著宗密大師的一段話，作為解答。宗密禪師《禪源諸詮集都序》云：

「……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又真性則不垢不

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次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能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輾轉相傳者，是此禪也。」¹

大抵安世高所傳入的禪，多屬於小禪，羅什所傳入的禪，多屬於大禪，其餘諸家，也都在前幾種之內。惟有達摩所傳，直指人心，不立文字，頓同佛體，言慮亡寄，才是最上乘的禪，才是中土禪宗所傳的祖老西來意。所以達摩實為禪宗中土的開山祖師。

達摩門下輾轉相傳者，皆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義，以「以心傳心，以心明心，以心印心，以心證心」為不二法門，倡導從心的本體上修，以心證心，從心的本體上證心的本體，是最上乘，高著眼。從「觀而不觀」、「不觀而觀」

上以求觀心明朗猛利，大明空覺而成正遍智。它是從第八識種子識上起修，其所得智是即心成智。其依據如來藏系和般若性空系兩理論，本質是如來藏法門（均統一於《楞伽經》中）。其藉教悟宗，理入二行，經大乘壁觀，由定慧雙修，悟理和篤行的統一而證得般若中觀，契於大乘的一實相印。

達摩禪法頓悟本來，就是一超直入，不借言教，直入般若。般若的最高境界就是佛的心印，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此微妙法門，禪宗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離言絕思。達摩祖師傳的就是實相般若之教（直指佛的心印）。直指心源，不立文字，頓同佛體。斯即禪宗開宗明義第一章。達摩六傳至惠能。後五宗七派各展手眼，各立門庭，諸家禪風各異，宗風大暢，中國禪宗之所以發揚光大，即自此始。

三、達摩禪學的核心內涵與基本精神

達摩禪法和禪學理論在中國禪學史和中國禪宗史上均佔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極大的影響。可以說，不了解禪，就不理解佛教；不了解達摩禪，就不了解中國佛教。達摩禪法遼密精湛、究竟圓滿、直指心源、徹悟成佛。達摩禪法成為禪宗法統相續的心脈所在。達摩曾把

四卷《楞伽經》傳給二祖慧可。《楞伽經》為印度佛教法相唯識系與如來藏系的重要經典。全經以離名絕相的第一義心為宗。重心為本體，立證無相，乃達摩所謂「南天竺一乘宗」以《楞伽經》為其禪法經典依據的初衷。

《楞伽經》將法性與般若兩系統一起來，重視「如來佛性」，藉如來藏思想之教來悟宗，強調心性本淨，客塵所深，只有去掉塵垢，自性清淨心就能自然顯發。為禪宗的形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方法。

達摩禪學的主要內容是「二入四行」。

二入，即理入與行入。何謂「理入」？

「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凡聖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言教。此即與真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名，名之理入。」《菩提達摩略辯大乘入道四行》理入的三個步驟：藉教悟宗、壁觀、入真性而捨教。由壁觀而達到的內證，證得了般若中道關觀，入真性而捨教。真性者如來也。如者，般若不變體；來者，般若隨緣之用。無相無空無不空，是謂如來真實相。

何謂「行入」？

行入分為四：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

行。下面詮釋一下這四種行：

抱怨行：修道是要經歷很多苦的，要認識到這些苦難是往昔所做的惡業所使然，因此要甘心忍受。

隨緣行：對目前所受到的苦樂都要順從，縱然得到榮譽也不要歡喜，要知道，苦樂都是宿因所致。緣盡了，樂也就沒有了。何必歡喜？修道人要有「八風」（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吹不動的操守。

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悟理，妄心無為，一切法無自性，緣起性空，無有可求得之實體，能求之心也幻生幻滅。

稱法行：稱指「相當、相稱」。法是宇宙萬法的本性，要按照萬法的本性行修。性淨之理實際指的是般若性空之理。萬法本性清淨，因此於萬法都不能貪著與厭離，而是以無所住對待。

理入與行入，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理入時，要依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之理；而行入時實際上要求性空之理。

達摩禪法的核心理論之精髓是「壁觀」，其內容為「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這種特重心性的大乘壁觀，主要是喻人心靜如牆壁，中直不移，從認識上捨

偽歸真，無自無他，排除一切執見無人我而入道。道宣曾評價達摩禪法：「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關於壁觀的含義，唐代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二載：「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云，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禪之法？」²達摩之「壁觀」，正是通過於此種境界的現實途徑，故「壁觀」亦即禪定。實以安心為其目的指向的。四行著重在於勸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愛憎情欲，嚴格按佛教教義苦下功夫。「理入」與「行入」結合起來，就是達摩傳授的簡易禪法。達摩禪法突出的特點在於「藉教悟宗」，二入之中以理入為主，行入為助。其理論基礎在於「如來佛性」。總之是以究明佛心為達摩禪的最後目的。由此可知，歷來禪宗「直指本心，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唯以心傳心，實修實證」的宗風實濫觴於此。

註：

1. 吳信如編二〇〇二，《般若與業力》（北京：民族出版社），頁五九。
2. 道宣（一九六五），《續高僧傳》卷二十一〈習禪篇〉（臺北：佛光山出版社），頁六四。